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三二册目次

木厓集二十七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刻本

..... 一

木厓續集二十四卷末四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二十年刻增修本

..... 二六五

晦村初集四卷

〔清〕石龐撰
清康熙刻本

..... 五八一

石漁詩鈔一卷

〔清〕張瓌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 六九九

木厓集二十七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吳江 顧有孝謨

余向於京口遇桐城方子爾止盛稱潘子蜀藻錢子飲光詩文為東南之美余心儀者二十年於茲矣一日徐子電發携木匠詩一册見示如得吉光片羽喜不自勝披讀不忍釋手信爾止之言不余欺也蜀藻含英咀華才雄筆健屬辭命意寄託深遠以漢魏為淵源李杜為風骨出入香山放翁取諸家之長疏通其微言揆摘其妙義深而不鑿新而不巧可謂善學古人非徒優孟衣冠而已夫古人作詩皆有所指歸如阮嗣宗之詠懷陳拾遺之感遇李青蓮

之古風杜子美之無家別諸作白香山之秦中吟是也學

古人而不得其指歸雖極意比擬終隔萬重雲霧若能探本窮源於丹粉凋殘之後發明其所由來方為作者如唐之李義山張文昌皆學少陵而特開生面今讀者不知其為學少陵也蜀藻博極書史精研簡練其于諸大家已入堂與兼綜而互出之雖縱橫放逸而不失馳驅所謂風人之賦麗以則非俗學可能彷彿蜀藻遊屐所至幾半天下其所經山川之險要興亡之古蹟風俗之淳澆政治之得失一一皆寓之於歌詠其舊刻遊草如香山之秦中吟傳內茲復合前後諸作爾止飲光二子所點定者示余

屬叙余讀之而淡有愧焉其集中論列古今成敗得失與夫民瘼國恤情動於中發為詩詞慷慨擊節此仁人君子愍時病俗之所為作也他日采之樂府歌之清廟明堂以資教化其有益於斯世不淺蜀藻豈僅以風雲月露稱雄菽林者哉

木匠集顧

木庄詩集序

吾鄉詩學自嘉隆以來聲滿四方者吳兵部皖山吳太史客卿兩先生為最著當客卿之世同里鉅公用述作擅場難更僕數要皆半掩於經濟惟客卿早致清華俄嬰幽憂之疾林棲四十餘載肆力勤而取譽專亦其遇為之也後客卿二十年有能直淵淵源得太史家法以善鳴雄長駁壇則又推潘君蜀藻云蜀藻于太史為曾外孫幼稟絕慧毀齒就傳尚得見太史親聆緒言而母夫人固延陵女士即今世所稱松聲閣者挾詠絮之才受師承於厥祖日取素所服習者口授令子啓秀披華蜀藻英分既殊加以滋

八巨集陳序

漸名訓其為詩如峭帆沿流不達乎海不止也憶予弱冠識蜀藻歡踰常交時天下多故各負其壯心勇氣求為有用之學以自効雖未數數抵掌吟事然已知蜀藻婆娑漢魏六朝有作一囊矣無何避地分張動不相見侵尋及世變而蜀藻已子婿愚兒結婚好予方迫於親老捧檄堀堞中遇不稱志學殖日荒蜀藻家食優游益得肆力於篇什以為憂時閔時感物緣情神明乎騷歌樂府而善行其諫諫者獨白少傅秦中吟諷諭詩近風人之旨故鋪陳刻畫痛快淋漓往往似之世或奉為長慶體弗辭也迨予移疾歸里樽酒論文間有倡和則蜀藻聲律又似一變李清河

之冲贖儲魯國之精幽王仲初張文昌之奧衍超忽牢籠眾嬋常露豹斑要之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神合古人去其尺趨寸步之跡孔子謂深於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若蜀藻詩屢變彌工洵可謂之不愚矣嘗歷考通儒誤著未有漫無師資足稱絕詣者漢人治經必曰授自某氏如司馬遷蔡邕之學寔其外孫受之是以羊叔子勛名蓋世而經傳斐然楊子幼報孫會宗一書覺龍門鬚眉笑談千古如在今之誦木庄集者莫不佩其泓涵駘蕩至於後海先河胚胎宿素則或未之盡知也夫客卿先生生逢全盛惟其早投簪紱因病得閒始克成一家言長留天壤以蜀藻此日之遭揆諸客卿所處又當何似縱令身致通顯亦不過黃金滿籬與杖杜伏獵輩同誇耀片時耳舍彼就此孰得孰失蜀藻自能辨之茲集成張吾桐者益侈矣嗚呼豈非天哉

八巨集陳序

同學姻弟陳焯誤

木匡詩集序

吾鄉潘蜀藻天下士也以詩文稱於世者三十餘年凡吾鄉論名士必推蜀藻而四方稱吾鄉之名士亦必首推蜀藻予之知蜀藻蓋知之於四方之士也垂老始與蜀藻交讀其詩與文因以漸習其爲人然後知四方之譽果不虛而士之有盛名於當世者固不妄得也是時蜀藻與方爾止學爲白香山詩因見予之詩亦間有似於香山者而好焉予之於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爲詩者性情之事非緣飾藻績者之可爲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間有似也而蜀藻之爲香山亦時出入於錢劉之間其論詩多

八居集卷十

與予合故與爾止同學香山而吾鄉獨以香山名爾止且爾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經累日構思摹擬刻畫久而後近之蜀藻之詩多得諸應酬紛沓之餘或卽席唱和或酒罷挑燈率援筆而成而亦無不似者則其才不可及也以蜀藻之才馳驟藝林何所不得使獲一第而居得爲之位又何事不可爲而乃以明經入太學爲選人以聊自解於太夫人志良苦矣旣罷舉則益肆力於詩文因摻羅同鄉先輩及諸亡友逸士之遺稿盈數百千篇欲悉爲論定而表章之其意甚厚吾觀蜀藻平生耽嗜風雅遇人有一語之善鼓舞贊嘆不自知其吟之於口而誦之於人

蓋天性使然而其詩學之老而彌深殆亦繇此其進也今出其全集屬予選定得什之六七將梓之以應四方之求語予曰吾且老矣吾無以見於世所可見者此耳予知我者其序焉嗟乎吾猶記蜀藻甫十歲應童子試出合郡傳誦其文日以聖童當時見者爭以爲潘氏千里駒矣及其以詩交於予也年正壯盛方以全力攻制舉之文而講求用世之學詩特其餘事耳而今乃以詩名也悲夫

田間同學弟錢澄之誤

八居集卷十

木匠詩集序

古今人之作詩者侈矣古今人之論詩者亦侈矣每見今人論詩未嘗論筆讀陸放翁老學菴記謂南朝詞家以文為筆此說非也夫文有文筆詩有詩筆安得以文為筆詩為詩耶蓋古之人有詩與筆分詩與筆合者矣有詩在筆先筆在詩先者矣易言乎詩之與筆分也梁沈約與湘東王書謝朓之詩任昉之筆則詩與筆分矣又約本傳謝玄暉工於詩任彥昇工於筆休文兼而有之則詩與筆合嗚呼詩與筆合之不多見也六朝以後四唐諸公何人為詩與筆合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木匠集李序

樊川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則詩與筆仍是分而少合也若夫詩在筆先筆在詩先者李杜同時杜小於李十三歲當時有李太白如雲中俊鵬杜子美如地上老驥之稱今兩公之全集具存細味之似乎杜先有詩而後有筆李先有筆而後有詩然杜之詩至而筆隨至李之筆來而詩隨來者只在咄嗟之間也潘子尚論古人尚論古詩冷眼閒情應覩及此且潘子內奉太夫人之教太夫人稱詩於海內者有年潘子自制執古文詞外稱詩於海內者亦有年余只見其詩與筆合未嘗相分即就潘子一人之心與手而言有時詩在筆先筆在詩先者矣蓋

詩在筆先詩至而筆隨至此杜之詩與筆也非任繼之走

入醋甕裴佑之袖手至穿也筆在詩先筆來而詩隨來此李之筆與詩也非江洪蕭文琰之刻燭扣銅草草也嗚呼前之而沈約後之而李杜潘子之詩與筆兼數公而有之則潘子於是為古今所不多見者矣今舍詩而論筆佛氏云大地眾生具種種心具種種相余亦云自古才人具種種心具種種筆往余晤金聖歎於嚴生菴司徒署中聖歎之言曰古才人皆一枝筆儂自許是兩枝筆嘗觀其五種才子書及唐詩前解後解所評所論但一枝筆也若潘子則洵有兩枝筆已其制菘原本經術根極理要丹黃墨蹟

木匠集李序

房稿澗內讀書人奉為指南無論論其古文詞益出入莊騷左龍門而右扶風兄事韓歐弟畜介甫子因此為一枝筆所謂易奇而法者也但以為學眉山之疎宕淺之乎窺潘子者也再論其風雅樂府生平所長古題今題即離變化絕類李茶陵不似北地信陽之印板鼓吹橫吹諸曲至于即席即景即事贈送酬答掀髯便就叉手輒成如陣馬風檣馳驟于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際此又一枝筆所謂詩正而葩者也但以為學香山之真率淺之乎窺潘子者也潘子之為潘子若此寧獨詩與筆合伯仲沈休文詩在筆先筆在詩先顏頤杜子美李太白也耶嗚呼竹溪五公

潘子與焉安得起方子奕于鄧子東之看花把琰共訂潘子之詩也

竹溪同學李雅芥須誤

大庭集 李序

三

木厓詩集序

吾友潘子蜀藻編輯其木厓詩集成謂余曰某詩行以告世子何可以無言潘子筆墨妙天下方今海內之士知與不知莫不知吾龍眠之有潘子蜀藻者其人一以績學力行爲本一切聲華靡麗之習無所濡染詩文其著者也余何以序吾蜀藻詩哉昔蜀藻之言曰某七八歲時侍先大人側耳其與先生長者言詩退卽學爲之弄之襟帶篋衍間不令一人知也偶先大人見之示外塾王爾須先生先生固時稱能詩者也既遂傳之先少司馬公一時先生長者咸目某曰若髮未燥遂爲此乎比年若吾輩時詩學當何如也某私心識之不敢忘嗣是十齡入膠序年日升名實日益闢拓風雨晨夕之候綴文之暇與同人談心論道酒酣耳熱刻燭分韻每卽席浩唱意自得也嘗慨甲申以前所著諸詩兵燹亂離篇藁散佚十之存者不及三四逮壯而出遊四方歷齊魯燕趙宋魏江楚之墟觀先師先聖林墓廟堂禮樂之盛泰華黃河之大且險帝王宮闕陵寢之壯麗講求地利要塞水道溝洫古今風氣政治之同不同以及漢唐來凡名賢烈士遺跡往往著爲詩歌記序以致吾慨慕然亦間爲四方名士持去而不可復記矣今蜀藻詩之存者僅是也余觀蜀藻自少及壯以至於老篇體

大庭集 許序

之每變益上者屢矣少喜聲律研儷之辭長而沉酣三唐高王岑孟李杜諸家薄宋元以下詩人不爲也今其詩皆上溯漢魏以來撮建元黃初之英華扞以己意而棄去其殘騷餘藩一言一什必有關於人心風俗性情學術之故今觀者止知爲蜀藻之詩而不知其源流所自出也猶憶廿年前蜀藻繕閱唐人篇什一日謂余與龔山方子曰長慶如元微之白樂天舒寫性靈鈞陶物類言人之所不能言如人所欲言極有唐詩人之變化不可以洗近日詞家之匱釘窠臼乎時龔山與余亟是其言今邑中之譚元白者十人而九未得其諷諭閒適憂時憫事俛仰悲歌天然

木尾集 許序

三

旨趣之所存徒侏儻闌味襲其聲律之輕俗者曰吾元白也今識者追咎吾蜀藻之倡之爲承學病也是曾足以當蜀藻之一映乎余讀其北堂松聲閣集知蜀藻之詩固夙得之庭訓者居多聞蜀藻之生也少司馬公夢李白至其家比寤語其配湯恭人而老嫗走以誕蜀藻告矣及盥兒之辰公卽舉其名以字之曰太白仙才用以誌吾孫始祥也夫以蜀藻之才與其爲人之績學力行不獲簪筆明光綉辭石室僅以州司馬需次不得一官終也不又與供奉之曾不一第爲千古詩人所恨同出一轍哉請爲邑中之學詩者謝曰蜀藻之詩學集大成美兼衆體才固仙也而

其詣進于聖矣彼斤斤焉以長慶測蜀藻者讀木尾全集能無自悔其醜難之見與文集若干卷嗣將行于世茲特序其作詩本末并記其集成之年月云
康熙十五年歲在丙辰孟秋旣望同學弟許來惠拜誤

木尾集 許序

三

木犀集目錄

桐城潘江蜀藻著

卷一

賦十風雅體

卷二卷三

樂府

卷四至卷七

五言古

卷八至卷十一

七言古

木犀集目錄

卷十三至卷十五

五言律

卷十六至卷二十一

七言律

卷二十二

五言排律

卷二十三

七言排律

卷二十四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

卷二十七

詩餘

受業門人郭 璐月珮

王慧業以奏

高 華旦兮

何鳳翥漢客

楊 鼎姬士

謝 漢雲倬

王成績浩生

戴元芬室芝

謝 淳方孩

趙 館良冶

外甥張若涵長源

張若湛巨源

方 將當時

吳宗璧駮三

方 來乘時

吳宗鏞水六

男 仁標霞舉

仁樾括蒼編次

海內鉅公名碩曾以拙集就正者甚夥初擬臚列姓字
弁之簡端以志教益於弗諉嗣恐一時尋憶致有桂漏
反開罪戾故概不敢登即里中先正及同學諸子亦未
能一一借光惟

知我者鑒諒焉

賦

桐城潘江蜀藻著

桐渠賦

桐渠者蓋邑居之繫帶而坤維之經液也自胡祭酒
引溪水由北郊入邑治周匝郭郭環繞而西溉田百
餘頃寇亂以來泥石填於田園之不獲其利者廿年
于茲矣於越葉侯來宰茲邑毅然以興復為任旬日
之間工用告成邑父老子弟咸喜余亦樂得而觀之
夫古人作賦頌其所見故聽鄭白之歌則知渠之利
民采鴻隙之謠則知陂之當復取而賦之以順輿情
亦將有望于來者焉其詞曰

維桐城之作邑肇錫名于有唐順陰陽以開闢據實勢于
中央山峯聳而布濩水滋云以流潢溪谷紆以交錯溝塍
鬱其相望暨曲周之卜築賴前哲之助勳曲周陳侯始築
城盛司徒與方
伯贊循祭酒之遺則導溪水乎汪洋於是大河活活環城
繞郭疆畝蕃置源泉委輸漚邑中之水利豈莫善于桐渠
由北郭而貫城隍穿官署以達通衢或漬沫而奔瀉或詰
曲而紮紆疏地肺之屯鬱流坤德之膏腴彼西疇之沃壤
咸泮浹而沾濡慨戎馬之紛擊乃田里之靈賦吏因循而

弗謀民憔悴以行國泥沙填委而不流石留祭洿以中塞

滄洋洋今難之泉迸集而映咽繁田租之是徵羌不恤其

稼穡天祚忝祭我良牧葉公飛鳧海邦佩犢甫戾止而

哀我人矢見利而必復爾乃披輿圖咨人吏囑郊原弭車

轡覲往昔之良規興農桑之溥利嘉唐州之三陂偉西門

之十二于是迴旋詳觀目周意決載色載笑家喻戶曉躬

先勞以悅使競荷鋤而竭屨法不賞于鼎貴之家令必行

于環堵之室然後陰渠洞出陽澮宏開徑無隱而不開竇

靡隘而弗摧始涓涓以出涵漸汧汧而潑迴莫大澤之將

流忽時雨之方至濟聲磴磴以周城清流臺臺而過肆聲

假于顛厓之隈鄧東之新築徐取徑于滌岑之砌陳默公山齋透邈

乎司寇之遺阡錢大司寇墓滿渚乎光祿之別第盛勳卿爽園且吾

見夫源于觀音之崖夕灌漑乎西郊之澁爾乃湧湍疊躍

迅瀉增澆奔揚滯沛越壑踰橋決滄灣之汗澆塞井甃之

淪坳麥遂遂而垂穗禾厭厭以抽苗紛廣原與大陘胥飮

醇而飲醪至於青之騁節凍解冰漸清風徐來綠水遊漪

慕莊周之濠上引素練于芳池植桃李以成列插垂柳之

參差凭軒檻以觀流飛羽觴而賦詩家修逸少之袂戶著

山簡之巵若乃朱明司辰叵燦耀赤狂電驚雷飛颺四集

凍雨發馳漫溝衝洩溢雲散而乍晴瞻天宇之澄碧乃有

牧童樵豎結伴來遊，蛩類爲餌，細鍼爲鈎，垂修綸于城曲，出漱漱之纖，儻臨中流而濯足，歌滄浪以悠悠，於是我侯來止，式燕以懌，烝我勞人，藝我黍稷，謂三農其有秋，匪娛旨以取適，居心與水而竝清，頌聲載路以洋溢，非夫敏幹之鴻才，烏能克成乎此績，然而我侯猶不敢暇豫，日咨利弊于閭閻，其守己之貞也，濯乎澄至潔，以爲泉，其及人之周也，汪乎蓄慈惠，以爲淵，視新猷之焯曄，知末路之彌堅，恐隸首之不勝紀，奚獨此渠之足傳，亂曰：溪流漾漾，振滄涂兮，翼茲巖邑，稱上腴兮，譬人周身，泰以舒兮，無有不荒，無或枯兮，愚民何知利是圖兮，樂彼之田，闢榛蕪兮，緬

天長集一賦

三

寡婦賦 并序

歲辛卯菊月廿有二日，爲吾王母陳太夫人七袞初度，距王父捐館之歲四十有一年矣。于甲令，應與旌門之典，而遲久未舉，邑父老子弟將上其狀，請於有司，先謀一言爲祝，報之辭。太夫人聞而固却之，已呼予小子，謂曰：嗚呼！未亡人豈博路高者哉！願闈房中稱不幸如老人者多矣，汝不爲我賦之用，以勸貞教，恥老人老矣，異時見汝祖，汝孫視爲潘氏婦足矣。他

無足述也，爰爲之賦曰：

夫何陰陽之匹配兮，乃人道之自然，甫及笄而字人兮，羌中道而棄捐，勿秉禮以自防兮，佩箴管以靡嘗，遵姆師之典訓兮，規圖史之遺編，迨般申而去纆兮，登北香之韞，耕謂偕老以爲期兮，鼓靜好之桐絃，詎嚴霜之夏隆兮，遭我生之不辰，悲幽明之永訣兮，似圭判而璋分，丁妙年之方盛兮，守夜臺之青春，涕垂頤以綆縻兮，賜奔剝而轉輪，雖插胸以頓踊兮，卒號咷而誰聞，內切但以自憐兮，願隻影而聲暗，吞提強葆之藐孤兮，塊獨處而無親，迸血淚爲乳，漣兮裂麻衣爲錦，綉斤丹華而弗御兮，截髮鬢而勞耳身，不曳統毅之章兮，首不耀傅璣之珥，而不施粉澤之光兮，口不嘗肥鮮之旨，辟不出中壺之外兮，足不踰房闈之跬，戒輕脫與陝輪兮，甘茶蓼其如薺，企清香之芳躅兮，願共姜以方軌，思音容之髣髴兮，託寃夢以翔翹，忽怛焉其若，卽今儼君子之在俯，承履之陳迹如故兮，書卷之手澤猶香，氣紆結而填臆兮，徒凶閔之備嘗，風凄凄其薄戶兮，雨淋淋其仆牆，夜沉沉其不旦兮，月皎皎而照空床，甫伏枕以求寐兮，旋披衣而待明，何四時之弗均兮，淫敗幃與孤房，夜靡夕而弗冬兮，晝靡晨而弗霜，念女辭家而適人兮，猶臣出身而事主，嘆堯生之偁背兮，棄恩義其如土，靡

天長集一賦

四

肥夏而嬰立趙今彼賢括其壽取夫果玉與堅冰兮叩丸
關而之帝所予懼夫燒燒者之必缺兮固不敢避其苦也
豈無反經以達權兮非予心之所許也雖白骨其就枯兮
抱丹誠以不沫甘沒身而同穴兮瀝碧血以爲爵冀款款
於下泉今可執手而重會庶生者之不愧兮俾死者之不
悔重行義以守貞兮雖煩身其何害彼壽命之修短兮等
彭殤於一慨矧爲頭之雙關兮初何心乎帝資

鷓鴣賦

方子井公聞遊歸捕鷓鴣閉以竹籠飼以稻梁不
食不鳴踰月欲潛子見而哀之爲之作賦

六且集一賦

五

有客遊於閩粵攜南方之文禽生湘江之澤國愛苦竹之
叢陰遇且網而見繁充戲翫於園林應多白點而懷素毛
雜紫亦以淺深託雕籠以棲息歷關山之艱阻忽別偶而
辭朋悵離羣而獨處強飲聚以偷生實彷彿而懷土聆勁
風之颼颼羽翹翹而欲舉仰華林以矯翼嗟翔翔之已戕
嗟哽咽而不能言心激楚以暗傷背故鄉之沃衍羈異地
之寒涼雖主人之恩厚志豈存乎稻梁昂青雲而失侶抑
吞聲而不揚爾乃毛散尾脩臆結心悻現皖遙鷓鴣羣飛慚
難出吳之士衝增傷去洛之安位掩涕遂委貌而羽化甘
腐鼠之同棄亭主人之飼育無敵帷以掩亂伊余獨賦而

心悲輒徘徊以長喙嘉此鴻之隨陽翔將展而必南嚮雖
東西之翔集卒不翹首以北望晝則向日而飛夜霜則以
葉覆背上比蜀葵傾日之誠似精衛填海之妄豈吉了之
義爲漢禽抑鸚鵡之上皇無恙亮么腐之微質非近今之
所求雀以翠一而見貴鷹以驚而被收胡逐隱以自闕江左
逐獨懷南而寡儔晉安謂夢繞蒼梧之廟覓依杜若之洲
青草湖邊微雨過汨羅祠下暮烟浮人皆疑是鼻亭公誰
知其爲杜薄州鈞駟磔格之聲不可得而聞懊惱澤家之
恨果何時而休吾獨愛其解菌葛之毒似仁矢不北之操
似義竹難兄山雞弟似禮行不得哥哥似智其飛也逐月
數而起又信德之畢備拚一歎以自明鍛六翻而無悔寧
同夢鄉買客之悲不墮抱兒寡婦之淚彼飢雀之嘲嘶又
安知其中懷之所寄

黃樓賦 并序

鹿城李旣林先生以觀察使鎮徐既三年其門下執
經士龍眠潘江始自其鄉果糧躡屨操篋等於牙齋
之下辱先生惠而教之相與修游講之雅退而登所
謂黃樓者枚枚渠渠屹然爲河表鎮因知先生所豎
立夏哉與子瞻俾烈視此矣先生之爲記也曰必有
能賦之者吾里竹西方子業應教其爲文比事屬辭

寓託高邈是其頹濱之流乎予小子曷敢竊比少游
顧自惟叨先生文藝之知目擊盛舉不可以詞采妍
陋無足稱塞為解爰執筆賦之以紀茲樓之勝其猶
之乎寸木卷石也于先生又何當焉其辭曰

日余發軔於桐山兮懷賢哲之光儀踰金斗之陂陀今歷
鍾離之逶迤衝焜歛以決旬今來吾遊乎符離瞻幕府之
森遙兮樂軒蓋之依毘匪夫子之是從兮吾何為乎驅馳
甫稅驂於郭南兮望河流之奔猛覽城角之重樓兮曰惟
蘇公之所做歲近千而婁頽今吏閱百而靡省繫夫子之
舉墜兮借少府竟甫魏公也以弘整緬茲邦之廣袤今滙汴泗

八居集

七

之茫茫自奔決之歲告兮聲旬吸而窺隍駭崩浪以相礪
兮漂船擺石而無方惟使君之幹敏兮勤洄沿而立之坊
宵防潰而夜塞兮晝懼衝以晨行陽侯俛其安流兮馮夷
迫迨而歸藏豈民生之利賴兮嘒嘒乎魚鼈之鄉蒿師
疾以擊汰兮敵人扣舷而歌滄浪猶殷憂其靡寧兮虞淵
晏之不可常溯遺徵於前賢兮追魏構於嚴疆爰測泉而
畚壤兮用葺工而庀物飾文杏以為梁兮綴錯石以為磧
樂拱矯其厚豁兮椳栝榦其丹漆惟中央之正色兮尤本
朝之所率夕綴星斗於四榮兮朝攬烟嵐於一室展恒威
而報德兮鎮河流以寧謐肖三蘇之遺像於上兮雅髣髴

而侔真鏤金碧以為靈衣兮豐顛頽而美鬚屏樹鱗筍與
毛簾兮雜馨藹之粉礪靈稔稔其乘螭兮旗旆旆其蜚雲
對蘭葉而挹桂醕兮識薨鬼之猶存彼旁屋之翼如今鏤
頹濱之綺賦標貞珉以聳峙兮擣華堯而孔固信大文之
壽金石兮宜神物之守護雖歷久而彌煥兮吳苔辭之能
妒乃後秀之繼起兮紛澌蕤而垂露競藻績以唱酬兮雕
青瑤而踵步侵微羽於相牖兮託摩挲於竹素譬羲娥之
有衆星兮雖異旨而同趣乘暇日以觴咏兮洵後樂而先
憂山裁裁其丙拱兮冰秩秩其環周城乞乞其永寧兮烟
靄瀟其常浮聽輿人之謳誦兮知使君之懷柔德若樓之
崇且宏兮澤若樓之深且幽用奠徐土於苞桑兮匪僅鎮
之以茲樓伊賑生之閭鄙兮託門牆之末流仰鴻猷之赫
燁兮又何辭之能酬欣辟暉之餘晷兮聊登高以御風肆
余目於寥廓兮擴拘擊之心智遙峰貺余以紫翠兮遶樹
迎余以善思輪芒矜之雲氣兮羨蕭曹之成功踴呂梁之
洪濤兮懷玄石之從戎頽泗水與淮流兮爭求鼎而交鋒
陸秦政之徒勞兮嘆楚項之鮮終或建放鶴之亭而取適
今或登戲馬之臺而稱雄彼建封之有燕乎樓兮曾韓愈
之不能公容何今茲之旬宜兮願大賢之乘鉞鄒枚揮其
月毫兮衛霍萍共霜鈔撫層城而蘇斯樓恰款英風之陣

發前湯流之洞伏今後邑居之稠疊倚軒楹以從容今窮
千里於瞬息陋仲宜之思家今慕元規之翫月竊有感而
願一元今匪敢標名於碑碣庶懣懷而引吭今冀來今之
是則

慰菊賦

潘子閒居獨坐中庭秋風颭起滌我煩襟顧瞻百卉靡不
凋零惝惝者何晚花始榮巡簷倚柱吟玩移情焉來耳畔
如有歎聲徐而察之聲在籬間其氣轉續其音綿連無露
而泣不風而翻幹搖葉顛將有所言問於子華汝欲何語
自汝之來職予爲主方春始芽子情如縷漑以清泉培以

大目集

九

沃土羈以文綈植以竹柱晝障而日夜濯而雨春驅而雀
夏除而虎及今始華厥功良苦予又惜花非同俗伍况于
手植更當何許亦既裁詩亦既酌醕親君愛君爲君起舞
由是言之吾何負汝菊曰噫嘻非此之云昔我文祖賦質
清醇三泉浴秀九陽擢莖勁朔揚淥凝霜吐英在同不淑
履苦不渝高風貞曜恥與俗并爰有哲人寓懷瀟灑屈餐
落英陶摘盈把作爲篇章播諸風雅屈陶既逝知已遂寡
沿及後葉代著風流路丞宵雨羅椽傷秋長房却病子山
解愁雖弗我貴罔貽我羞何今之人莫我肯毅秋香始開
百錢一束華屋高堂坐喧綠竹七貴五侯門填車轂爲池

流酒爲峭積肉處於其間托名賞菊酬飲盡歡願爲臣僕
蜜舌蝦身醜形難述菊獨何辜翠污黃辱但爲是故慨以
當哭子聞斯言舌橋目張豈子不德亦有此傷退復三省
願言其詳旬日之間數舉壺觴入子室者歷歷不忘其人
如玉如圭如璋如蓮之潔如蘭之芳貪如原憲廉如子臧
狂如禰衡懶如稽康不逐腥羶不乘糟糠淡與淡遇適可
相當貴人俗子曾莫敢望吾弗子辱吾奚恐惶子華不語
若慚若悔逡巡欲前復有所對微子自鳴吾罪滋大吾非
自傷爲吾友慨凡吾之種是不一名或名延年或名長生
或名傅公或名日精子喬採之又曰玉英子字節花女花
吾友不幸失身托足匪偶朝陟朱門暮侍殘酒其行憲條
其言稂莠荏苒與居弗知其醜用是代悲不除身受吁嗟
異哉吾慰子華薰猶異性惠斯同家彼濁子清子意云何
我知是閱遑恤其他

大目集

十

風雅體

翻彼飛鳥

翻彼飛鳥思父也

翻彼飛鳥載飛載啼哀哀我父溘焉永辭雖有子女不能
追隨

翻彼飛鳥載飛載下哀哀我父溘焉長夜雖有子女不完